

初明六大詩派之流變

李 日 剛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畎畝，開國之初，頗獎勵文雅，徵用遺賢。及海內既定，屢興大獄，劉基、宋濂、鳳荷帷幄之殊遇，至是並被疑忌。詩人高啓之倫，輒用細故，坐伏斧質，其刻薄寡恩，亦已甚矣。逮夫燕王朱棣篡立，尤陰鷲好殺，殲戮異己，文士尤嬰其禍，以至方孝孺族誅，解大紳瘐死，皆一時之顯學也。海內英流，聞風喪膽，噤若寒蟬，不復以翰墨爲道性抒懷之作，轉假小說、戲劇爲遣情寄意之塗。明代詩歌所以絕少反映現實之篇章者，主因蓋在乎此。

明自洪武建國迄李自成入關，思宗朱由檢自縊於崇禎十六年，共享國祚二百七十六年（西元一三六八——一六四三），文壇始終瀰漫復古氣息，但尙摹擬剽竊，故詩人雖多至數百人，其能卓然成家，沒世有稱者不過三、四十人，較之唐宋，瞠乎其後矣。沈德潛明詩別裁嘗敍其升降盛衰之大略云：

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其復古也，而二百七十年中，又有升降盛衰之別。嘗取有明一代詩論之：洪武（西元一三六八——一三九八）之初，劉伯溫（基）之高格，並以高季迪（啓）、袁景文（凱）諸人，各逞才情，連鑣並軫，然猶存元紀之餘風，未極隆時之正軌。永樂（西元一四〇三——一四二四）以還，體崇臺閣，軌轍不振。弘（治）正（德）（西元一四八八——一五二一）之間，獻吉（李夢陽）、仲默（何景明），力追雅音，庭實（邊貢）、昌穀（徐禎卿），左右驂靳，古風未墜。餘如楊用修（慎）之才華，薛君實（蕙）之雅正，高子業（叔嗣）之沖淡，俱稱斐然，于鱗（李攀龍）、元美（王世貞）益以茂秦（謝榛），接踵曩哲，雖其間規格有餘，未能變化，識者咎其矜自得之趣焉。然取其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自是而後，正聲漸遠，繁響競作，公安袁氏（宗道、宏道、中道），竟陵鐘氏（惺）、譚氏（元春），比之自鄧無譏，蓋詩教衰而國祚亦爲之移矣。此升降盛衰之大略也。

明詩發展之流變，大抵如斯，今博考諸家之載集，參以衆論，劃分爲初明（洪武、建文）、盛明（永樂、成化）、中明（弘治、正德）晚明（嘉靖、萬曆）、末明（泰昌、崇禎）五期，而錄其較爲特出者。茲先論初明。

初明，自太祖洪武元年起至惠帝建文四年止，凡三十五年（西元一三六八——一四四二）。胡應麟分明初詩人爲五派。其詩藪云：「國初『越詩派』昉劉伯溫（基），『吳詩派』昉高季迪（啓），『閩詩派』昉林子羽（鴻），『嶺南詩派』昉於孫賁（仲衍），『江右詩派』昉於劉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清陳田明詩紀事甲籤序略有所補充云：

凡論明詩者，莫不謂盛於弘（治）、正（德），極於嘉（靖）、隆（慶），衰於公安、竟陵。余謂莫盛明初，若犁眉（青

田劉基）、海叟（華亭袁凱）、子高（泰和劉崧）、翠屏（古田張以寧）、朝宗（高郵汪廣洋）、一山（東安李延興）、吳四傑（高啓、楊基、張羽、徐賁）、粵五子（孫賡、王佐、黃哲、趙介、李德）、閩十子（林鴻、王恭、王稱、高棅、鄭定、王褒、唐泰、陳亮、周玄、黃玄）、會稽二肅（唐肅、謝肅）、崇安二藍（仁、智），以及草閣（錢塘李晔）、南村（黃巖陶宗儀）、子英（崑山袁華）、子宜（長洲張以寧）、虛白（海寧胡奎）、子憲（建昌新城劉紹）之流，以視弘、正、嘉、隆時，孰多孰少也。

茲先以胡氏五派爲主，將陳氏所增出之數家各按其屬籍而分隸之。如黃巖陶南村、海寧胡虛白及錢塘李草閣即可與詩藪吳中詩人所連及之崇德貝瓊，分隸於浙之東西派；華亭袁海叟、崑山袁子英、長洲張子宜與高郵汪朝宗則隸於吳派；古田張翠屏、崇安二藍（仁、智）隸於閩派；建昌新城劉子憲，再益以同邑黃肅子邕隸於江右派（亦即江西派）。其無可比附者，僅東安李延興一山耳，用更益以北平考官滑縣宋訥仲敏，而另立『北平詩派』一目以函之，殿諸五派之末。良以胡氏所設五派不出大江以南蘇、浙、閩、贛、粵五省，華中、河朔則付闕如，爰有增此一派之必要。凡明初各家，大都能矯元末纖穠之弊，各抒心得，雋旨名篇，自在流露，無何傾軋標榜之習，爲此時期之特色。其中最偉大之作家，應推高啓、劉基、與袁凱三氏。

（一）越派詩人 詩藪云：『國初聞人，率由越產。如宋景濂（濂），王子充（禕），劉伯溫（基），方希古（孝孺），蘇平仲（伯衡），張孟兼（丁），唐處敬（肅）輩，諸方無抗衡者。徐氏詩評曰：『金華胡仲申（翰）之雄壯，蘇平仲之豐腴，宋景濂、王子充之純雅，太牢之味，藜藿自別。』弁州筆記曰：『宋、王二氏雖以文名，而詩亦嚴整妥切，則濤中諸君子，冠冕國初，不獨其文也。他如方希古、張孟兼、唐處敬皆篇什不乏，劉伯溫亦文掩於詩矣。』大概濤中諸君子沿襲勝國二三遺老後，故體裁純正，詞氣充碩，與小家尖巧全別。惟其意不欲以詩自命，以故豐神意態，小減當行。』所論八子中唐處敬（肅）、史稱其『少與上虞謝肅齊名，稱會稽二肅。』而唐謝二肅又可與陳田序所增出之錢塘李晔及詩藪於敘吳中詩人所類及之崇德貝瓊合爲『浙西四子』。越產之其餘七子皆籍隸浙東，再益以陳田序所增出之黃巖陶宗儀及海寧胡奎，合爲『浙東九子』而一併述之。

今請先敘『浙東九子』：

①劉基（西元一三一——一三七五），字伯溫，青田人。元末進士，明太祖定括蒼，聘至金陵，佐太祖定天下，授太史令，累遷御史中丞，授弘文館學士。明初諸大典制，悉由其手定。後爲胡惟庸毒死，正德中追封誠意伯，諡文成。著有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伯溫善文能詩，與高啓齊名，藝苑卮言曰：『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史亦稱其『神鋒四出，如千金駿足，飛騰飄瞥，瀉瀉注坡。』其詩以聲氣雄勁見勝。早年見知於虞集，集稱其詩曰：『發感慨於性情之正，存憂患於敦厚之言，是不可及。若其體製音韻，無愧盛唐。』沈德潛明詩別裁云：『元季詩都尙辭華，文成獨標高格，時欲追逐杜韓，故超然獨勝，允爲一代之冠。』四庫提要謂其詩足與高啓抗衡。清汪端云：『五言古，元季多近纖靡，劉文成起』

而振之，醇古遒鍊，抗行杜陵。」其詩名之高，允爲朱明之首。

伯溫詩特多哀時憤世之情。錢謙益云：「公負命世之才，……遭逢聖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爲宗室，斯可謂得志大行矣。乃其爲詩，悲窮歎老，咨嗟幽憂，昔年飛揚肆礪之氣，漸然無有存者，豈古之大人志士義心苦調，有非旂常竹帛可以測量其淺深者乎！嗚呼，其可感也。」在明初之影響，僅略次於高啓。其早期之作反映社會現實，揭露政治黑暗，同情人民疾苦者頗不少。如買馬詞指斥統治者對人民之壓榨，北上感懷及贈周宗道六十四韻不僅抨擊地方官吏侵吞災糧，誣良爲盜，危害人民生命財產之罪行，亦且指出官逼民反之真相，對人民不幸遭遇，寄予廣大之同情。二鬼乃一首具有神話色彩之長詩，描繪結麟與爵儀二鬼違背天帝意旨，重整乾坤，爲蒼生安排新興安樂之生活環境之故事，想像豐富，氣勢雄偉，充滿浪漫主義之情調。

伯溫詩各體皆備。其樂府辭意清新，古樸中見婉曲之致。五古沈鬱頓挫，鏗鏘杜韓，錯綜震盪，光彩四射。五言近體，亦有風力，骨氣奇高。沈德潛謂其「樂府高於古詩，古詩高於近體，五言近體又高於七言。」

隴頭水，征夫淚。征夫之淚濕隴頭，化爲水入秦川流。水流向秦川，嗚咽鳴不已。何因得天風，吹入君王耳。（隴頭水）人生如浮雲，飄搖無根蒂。昨暮青山河，今朝滄海滌。風波無定時，淪蹟難爲計。是中苟不爽，曷間耿與翳。申胥存楚國，仲連卻秦帝。此士雖則亡，英名千萬世。（雜詩）

結髮事遠遊，逍遙觀四方。天地一何闊，山川杳茫茫。衆鳥各方飛，喬木空蒼涼。登高見萬里，懷古使心傷。竚立望浮雲，安得凌風翔。（感懷）

古戍連山火，新城殷地茄。九州猶虎豹，四海未桑麻。天迴雲垂草，江空雪覆沙。野梅燒不盡，時見兩三光。（古戍）天弧不解射封狼，戰骨縱橫滿路旁。古戍有狐鳴夜月，高岡無鳳集朝陽。瑀天畫戟空文物，廢井頽垣自雪霜。漫說漢庭思李牧，未聞郎署遣馮唐。（感興）

讀其詩足以見作者襟期之廣達，懷抱之偉大，情感之豐沃，風度之高超，非一般詩人詞客尋音摘句而陶醉於風月中者可比。蓋溫不僅爲一代詩人，且爲一特出之政治家，革命家，本其政治觀感與革命思想以吟詩作賦，其氣概與聲勢之浩大雄壯，自非一般文人學士所能及。

②宋濂（西元一二一〇——一三八一）字景濂，其先金華潛溪人，至濂乃遷浦江。元末以翰林院編修徵，不就。太祖取婺州，召見徵爲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改起居注。洪武初，充元史總裁官，仕至翰林學士承旨。以長孫慎得罪，安置茂州，侘傺於荒江野寺，投環以歿，年七十二。正德中追諡文憲，有潛溪、鑾坡、芝園、蘿山、朝天諸集七十五卷。藝苑卮言：「高帝嘗與劉誠意論文，誠意謂：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徐泰詩談：「宋景濂、王子充，詩亦純雅，以文名。」詩數：「宋承旨不喜作六朝語，而思春曲十韻，如『南浦沈書傳素綈，東風將恨與新鶯，物華未老胭脂苑，春霧輕籠翡翠城，因彈別鶴心如翦，爲妬文

鶴繡纈成，陽臺樹密朝霞迴，巫峽潮迴暮渚平』等句，特精工流麗。『集中小詩，猶是元習，長篇大作，往往規撫退之。時亦失之亢沓。蓋兼才爲難，自唐以來，如韓退之、蘇長公世不多見，正不必美備難具也。

尊酒都門外，孤帆水驛飛。青雲諸老盡，白髮幾人歸。風雨魚羹飯，煙霞鶴氅衣，因君動高興，予亦夢柴扉。（送許時用還剡）

③胡翰（西元一三〇七——一三八一），字仲子，一字仲申。金華人，洪武初以薦授衢州教授，二年召修元史，受賚歸，居北山以卒，年七十五，有胡仲子集，長山先生集，仲申詩學有端係，爲吳立夫入室弟子，立夫有胡仲申至詩云：『新文十餘篇，筆墨擅百鍊，口傳發秦壁，竹簡鑿晉竈，考論無差爽，風雅有正變，世儒弄俗學，雅曲極熒衍，羣羊雖冒虎，草悅豺則戰，誰其制橫潰，或者瘳瞑眩，牛毛獨不多，鱗角時一現。』獎許甚至。淵穎集凌厲震宕，仲申詩乃純古蒼渾，師弟子之淵源，豈必在面貌之似哉！

日落染山西，遙望壽張邑，洸河帶潑水，百里無原隰，葭菼參差交，舟楫窈窕入，劃若厚土裂，中含元氣濕。浩蕩無端倪，飄風向帆集。野闊天正昏，過客如鳥急。經時冠帶地，孰踵舊符習。肆噬劇跳梁，潛謀固坏蟄，古云萃淵藪，豈不增快悵？蛙鳴夜未休，農事告春及，渺焉江上懷，起向月中立（夜過梁山樂）。

④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博洽羣籍，爲古文有聲，元末貢於鄉，明太祖開禮賢館，伯衡被延致，擢翰林編修，辭歸。學士宋濂致仕，薦伯衡自代，稱其「文詞蔚瞻有法，殆非虛美。」復以疾辭，後爲處州教授，以箋表忤旨下吏死。著有蘇平仲集十六卷，詩僅一卷，非其所措意，而澤古既深，風格亦自騫舉。

幽居得自怡，野性方愜素。高枕一酣眠，長廊獨閑步，白日誰云長，青山忽已暮，皓月照前階，涼風滿高樹。偶隨孤鶴行，時見疏螢度。卽此有餘歡，何況山中去。（東齋夕書）

⑤王禕（西元一三二一——一三七二），字子充，義烏人，明初徵爲中書有椽，進平江頌，上喜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改江南儒學提舉，遷詩禮郎，出爲南康同知。詔修元史，與宋濂同爲總裁官。擢翰林待制。以招諭雲南抗節死。建文中，贈翰林學士，諡文節，正統中改諡忠文，有集二十四卷。子充詩質堅體潔，時作小詩，亦有風致。

舊擢庚寅第，新題甲子篇。老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煙樹藏溪館，霜禾被石田。鑑湖求一曲，吾計尙茫然。（送許時用歸越）

金華詩錄：『唐賢送行，每推一人擅場，此與潛溪（宋濂）詩工力悉敵，均不愧擅場之作。宋云：『青雲諸老盡，白髮幾人歸。』此云：『老來諸事廢，歸去此身全。』宋云：『因君動歸興，予亦夢柴扉。』此云：『鑑湖求一曲，吾計尙茫然。』其後宋卒於遷所，至致身吏節，皆不得遂首丘之願，一時興到之語，遂成詩識。』

⑥張丁，字孟兼，以字行。浦江人。洪武三年，與修元史，授國子學錄，出爲山西按察僉事，遷山東按察副使，以執法不阿，爲吳印誣訐，論棄市，有白石山房逸稿。詩溫雅清麗，具有體裁。

訪古來鍾阜，尋僧問草堂，千年猿鶴靜，一徑石苔荒。泉落春冰細，梅留臘雪香。鄉心憐薄暮，矯首碧雲長。（春日遊鍾山以「溪回松風長」分韵，得長字。）

⑦方孝孺（西元一三五七—一四〇二），字希直，一字希古，臨海人。幼警敏，長從宋濂學，濂門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輩胡翰、蘇伯衡亦自謂弗如。洪武間徐漢中府教授，蜀獻王聘爲世子師，名學舍曰正學，建文時爲侍講學士，燕師入，召使草詔，孝孺衰經至，號哭徹殿陛，成祖降榻勞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擲筆於地曰：「死即死直，詔不可草。」族誅。福王時追諡文正，學者稱正學先生。孝孺學術醇正，而文章乃縱橫豪放，頗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有遜志齋集二十四卷，詩占其一卷耳。

淮陰城頭落日黃，淮陰城下秋草荒，古城西繞淮水長，猶如背水陣堂堂。當時大將功無雙，顛瀛蹴項勇莫當，大夫何乃爲假王，至今遺恨令人傷。漂母一飯千金償，解衣推食那敢忘。相君之背貴莫量，蒯生此語無忠良。慎弗出口遭吾撞，歌風童子歸故鄉，思得勇士守四方，胡爲鳥盡良弓藏？（淮陰）

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能探風雅無窮意，始是乾坤絕妙詞。

發揮道德乃成文，枝葉何由離本根。宋俗競工繁縟體，千秋精意與誰論。（談詩五之一、三）

⑧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洪武六年舉人，家貧，教授自給，常客松江，躬親稼穡，閒則休於樹陰，有所得摘葉書之，貯一破盎，十年積盎以十數，一日發而錄之，得三十卷，名爲輟耕錄，又有滄浪櫓歌及南村詩集四卷。宗儀冲襟粹質，灑然不凡，務古學，無所不窺，四庫總目評其詩：「格力遒健，實虞、楊、范、揭之後勁，非元末靡靡之音，其在明初，固屹然一巨手矣。」

屋小長林束，村深四水通，睡因閒處熟，愁向醉時空。鵲鳴春波綠，牛羊晚照紅。歲輸公賦足，泚筆紀田功。（南村雜賦四首錄一）

⑨胡奎，字虛白，海寧人，洪武中，以儒學徵，授甯府教授。有斗南老人集六卷，詩凡一千九百餘首，奎詩不事雕飾，往往有自然之致。朱彝尊謂其功力既深，格調未免太熟，誦之若古人集所已有者。其言誠不爲過。然春容和雅，其長處亦不可掩，視後世之捃拾摹擬者，固有間矣。

泊舟垂虹亭，水氣秋冥冥，汎濫露浮白，依微天倒青，鐘磬臨水度，漁唱隔林聽。賴得知心友，因傾雙玉餅。（垂虹亭晚泊）

敍「浙東九子」既竟，請再接介「浙西四子」，而「會稽二肅」與焉：

①唐肅，字處敬，會稽人。元末官嘉興學正。洪武初，召修禮樂書，擢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以失朝罷歸，謫佃濠梁，有丹崖集。與上虞謝肅齊名。詩談：「唐肅謝肅，騁駟驕驕，並馳藝苑。」因寓吳中，與高啓等爲詩友。其詩婉麗可讀。

妾家住銀塘，石楠秋葉香。憶君蕩漿去，江水與愁長。西風夜泣蒹花露，鴨嘴岸低人不度，冷莎如鍼刺煙素，鴛鴦飛來鵝鵲去。（秋江圖）

自憐一曲有心期，不用黃冠詣闕辭。再近香爐峯下泊，馬從酒甕石邊騎。春雲竹護方千島，霜樹鴉啼漢守祠，面面屏風開水墨，輞川今日屬王維。（鏡湖圖）

②謝肅，字原功，上虞人，洪武中舉明經，官福建僉事，以事下獄死，有密庵集八卷。戴良九靈山房集：「密庵五言古，則本之魏，歌行則遵李杜，近體則祖少陵，他若山川之離合，土地之沿革，人物之廢興，可以正史策之訛謬，補志之缺略，紀行之詩，而至原功，可謂盛矣。」明詩紀事稱其古詩樸健，七律尤爲到格。

震澤早秋秋月明，老夫此夜頗關情。三千餘里出閩海，七十二峯看洞庭。滉漾金波浮天地，淋漓元氣溼青冥。茫然錯料鴟夷子，倒載西施一舸行。（七月十五夜太湖看月）

③李嘩，字宗表，錢塘人，洪武初國子助教，有草閣集八卷。曄詩才力雄贍，古體長篇，大抵清剛雋上，矯矯不羣，近體亦卓犖無凡語，雖爲高楊張徐諸人盛名所掩，實則竝駕中原，未定孰居先後。明三十家詩選謂：「草閣詩源於杜陵，七古力勁神完，縱橫如意，有駿馬下坡之勢。」九古如王子約雙鉤竹歌，或五字句，或七字句，或九字十一字句，參差錯落，一氣呵成，淋漓雄肆，不可方物。

江海相違二十年，今晨相見一欣然，已同葛亮吟梁父，況有侯芭識太玄。深谷鳥啼雲似水，遠林花落雨如煙，酒酣不省他鄉客，尚憶西湖小畫船。（贈朱原達）

④貝瓊（西元一二九七年左右——一三七九），字廷琚，一名闕，字廷臣，崇德人。約生於元成宗大德初，卒於明太祖洪武十二年，年八十餘歲。洪武三年徵修元史，六年，除國子監助教。博覽經史，尤工於詩。雖師法於楊維禎，而宗旨頗不相襲。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其詩爽豁類汪廣洋，整麗似劉基，圓秀勝林鴻，清空近袁凱，風華亞高啓，朗淨逼張羽，繁縟愈孫賁，足以領袖一時。」譽之未免過實，然其詩溫厚之中，自然高秀，雖不能兼有諸人之勝，而馳驟諸人之間，實固無所多讓。著有清江文集三十一卷，詩集十卷。

山中玉殿盡蒼苔，天子蒙塵豈復回。地脈不從滄海斷，潮聲猶上浙東來。百年禁樹知誰惜，三月宮花尙自開。此日登臨解題賦，白頭庾信不勝哀。（經故內）

（二）吳派詩人 詩藪云：「國初詩人則出吳中：高、楊、張、徐、貝瓊、袁凱，亦皆雄視海內。」案六子中以高啓、楊基、張羽

、徐賁，號稱「吳中四傑」。世以之配初唐王、楊、盧、駱云。貝瓊世居崇德，並非吳產，已敍入浙派。袁凱籍隸雲間，與姑蘇密邇，另陳田序所稱「朝宗」汪廣洋，也居高郵，亦去吳門不遠，詩數謂：「汪忠勤之開爽，袁海叟之峭拔，皆自成一家，足與高季迪相羽翼。」又所稱「子宜」張適，與季迪同邑，且爲素交。「子英」袁華家住崑山，本屬蘇州府治，近水樓臺，尤便往還。故此四子得比附四傑之次。明史文苑傳云：「初高啓家北郭，與王行比鄰，徐賁、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皆卜居相近，號『北郭十友』，又稱『十才子』。」明詩紀事甲籤七、八兩卷則於上列十人中除去高遜志、唐肅，而益以楊基、釋道衍（即姚廣孝），於「余堯臣」案語中又增入王彝，而別出高季迪爲十友之領袖。是知所謂十友，並非以十數爲限，上述二袁、張、汪四人，亦未始不在季迪十友之列。茲以唐肅移入越派，王彝、高遜志不錄，餘則除四傑外，一併以十友目之，而便載筆。

請先述「吳中四傑」：

①高啓（西元一三三六——一三七四），字季迪，號槎軒，長州（蘇州）人。賦性疏放，不拘禮法，於宦海生涯無興味。張士誠據吳，啓避亂松江之青邱，因自號青丘子。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尋擢戶部侍郎，乞歸，授書自給，與蘇州知府魏觀善，觀以修改府治獲譴，太祖見啓所作上梁文，怒而腰斬於市，年僅三十九。詩有江館、青邱、吹臺、風臺、南樓、槎軒、姑蘇雜詠等集，凡二千餘首。自選定其詩爲缶鳴集，凡九百餘首。王禕（子充）序而評之曰：「季迪之詩，雋逸而清麗，如秋空飛隼，盤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夫渠，不假雕飾，儵然塵外，有君子之風焉！」死後無子，賴其姪立於永樂初刻版行世。

季迪得禍遠因，據明史啓小傳，因其嘗賦詩對朝廷宮禁有所諷刺之故。如宮女圖一詩云：「女奴扶醉踏蒼苔，明月西園侍宴迴，小犬隔花空伏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其詩集中尚有題畫犬一首：「獨兒初長尾茸茸，行響金鈴細草中，莫向瑤階吠人影，羊車夜半出深宮。」不虞明太祖刻薄寡恩，竟置之於死地？劉基、宋濂尚不獲善終，況高啓乎？

「啓詩才富健，工於摹古，爲一代巨擘。」（四庫提要語）其詩各體兼優，但最能發揮其豪宕凌厲，奔放馳騁之特色者仍爲歌行，如青丘子歌，筆觸犀利，辭情灑脫，雖模仿李白，而能寫出其不羨功名富貴，狂放不羈，恃才傲物之性格焉：

青邱子，躍而清，本是五雲閣下之仙卿。何年降謫在世間？向人不道姓與名。躡屩厭遠遊，荷鋤懶躬耕。有劍任鏽澀，有書任縱橫。不肯折腰爲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覓詩句，自吟自酬賡。田間曳杖復帶索，旁人不識笑且輕。謂是魯迂儒，楚狂生。青邱子聞之不介意，吟聲出吻，不覺咿咿鳴。朝吟忘其飢，暮吟散不平。當其苦吟時，兀兀如被醒。頭髮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至不果迎。不憂回也空，不慕猗民盈。不慙被寬褐，不羨垂華纓。不問龍虎苦戰鬥，不管烏兔忙奔傾。向水際獨坐，林中獨行。斲元氣，搜元精。造化萬物難隱情。冥茫八極遊心兵。坐令無象作有聲。

微如破懸蝨，壯若屠長鯨。清同吸沉瀣，險比排崢嶸。靄靄晴雲披，軋軋凍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萬怪呈。妙意俄同鬼神會，佳景每與江山爭。星虹助光氣，輕霧滋華美。聽音諸韶樂，咀味得大羹。世間無物爲我娛，自出金石相轟鏗。江邊茅屋風雨晴，閉門睡足詩初成。叩壺自高歌，不顧俗耳驚。欲呼君山老父攜諸仙所弄之長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歔忽波浪起，鳥獸駭叫山搖崩。天帝聞之怒，下遣白鶴迎。不容在世作狡獪，復結飛珮還瑤京。

季迪早期詩歌中亦有部分反映人民生活困苦者，如田家行：「草茫茫，水汨汨，上田蕪，下田沒，中田有禾穗不長，狼籍只供鳬雁糧，雨中摘歸半身濕，新婦春炊幾夜泣。」敘述農民遭遇水災之困苦生活。練圻老人農隱則一面嘆惜農民負擔繁重，不堪仰事俯畜；另一面又歎慕富裕農民生活之安靜：此固反映作者苦悶困惑之心情，但亦說明作者之寫實；具有「哀而不傷，怨而不怒」之含蓄格調，蓋風雅之遺直，合於溫柔敦厚之詩教耳。試以猛虎行爲例：

陰風吹林鳥鵲悲，猛虎欲出人先知，目光燿燿當路坐，將軍一見孤矢墮。幾家插棘高作門，未到日沒收豬豚。猛虎雖猛猶可喜，橫行只在深山裏。

詩中警句不多，但寓意深厚，乍看似覺平易，細讀則感有弦外之音。結尾一語反激，發人深思，此爲其表現手法獨到之處。

季迪詩善運用古人句調而說自己話語，信如四庫提要所評：「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穠縹麗之習，而返之於古，啓實爲有加，然行世太早，殞折太速，未能鎔鑄變化自爲一家，特其摹倣古調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間，譬之褚臨禊帖，究非雙黃硬鈎者可比。」

髮隨秋葉落，心共曉雲舒。稍改新題句，渾忘舊讀書。林中移樹鳥，池響食萍魚。無限悠然意，涼天獨步餘。（曉步園池）

欲挽長條已不堪，都門無復舊氍毹。此時愁殺恆司馬，暮雨秋風滿漢南。（秋柳）

瓊枝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寒依疏影蕭蕭明，春掩殘香漠漠苔。自去何郎無好詠，東風愁寂幾回開。（梅花）

大江來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鍾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江山相雄不相讓，形勝爭跨天下壯。秦皇空此瘞黃金，佳氣蔥蔥至今王。我懷鬱塞何由開？酒酣走上城南臺。坐覺蒼茫萬古意，遠自荒煙落日之中來。石頭城下濤聲怒，武騎千羣誰敢渡？黃旗入洛竟何祥？鐵鎖橫江未爲固。前三國，後六朝，草生宮闕何蕭蕭。英雄乘時務割據，幾度戰血流寒潮。我生幸逢聖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從今四海永爲家，不用長江限南北。（登金陵雨花臺望大江）

各有不同之境界，而爲後人所傳誦。其作風既無元人之纖穠，又不似後人之擬古。尤其登雨花臺望大江之七古，以沈雄悲壯之筆調，描繪祖國山河之壯麗，抒發激動之心懷。波瀾壯闊，一氣呵成，懷古而不感傷，用典切合時地，讀之令人不禁眉飛色舞，擊

節三嘆。故江端云：「青丘詩來長咸備，學無常師，才氣豪健，而不劍拔弩張，辭句秀逸，而不字雕句繪，俊亮之節，醇雅之旨，施於山林、江湖、臺閣、邊塞，無所不宜。」可謂推崇備至。而沈德潛短之云：「才調有餘，蹊徑未化，故一變元風，未能直追大雅。」亦不免門戶見深，無怪汪端不平而質之曰：「然則必如空同古詩，滄溟樂府，摹擬餽釘，局促轅下，乃可謂直追大雅耶？」其實李迪自出杼機，足以代表有明詩風，若何大雅、小雅，無非沈氏囿古之成見而已。

②楊基，字孟載，號眉庵，其先嘉州人，家於吳。為張士誠記室。入明，累官山西按察使。後被讒奪官，謫輸作。著有眉庵集十二卷。曾以鐵笛歌為楊維禎所驚賞，因此知名。王世貞藝苑卮言少其「情至之語，風雅掃地。」其詩沾染元習，體近纖巧，不如高季迪之冲雅遒鍊，然其五古尚有可稱者，如送方以享還吳興云：

草有不可偃，木有不可彫，人心非秋蓬，安得隨風飄。憐君玉雪姿，明月當清宵。歲蕤紫荊花，輝映非一朝。噫噫寒江雁，去去誰能招？

又有春草一律，最為李東陽所激賞：

嫩綠柔香遠更濃，春來無處不茸茸。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近水欲迷歌扇綠，隔花偏襯舞裙紅。平川十里人歸晚，無數牛羊一笛風。

徐泰稱之為「天機雲錦，自然美麗。」而沈德潛嫌其「近纖」。實足以代表其作風。南濠詩話云：「世稱高楊張徐，孟載詩律尤精。予喜其閒曠，又嘆其困窮；愛其含蓄又驚其新巧。見其情致之綺麗，氣優之突兀，又優柔痛快，而無牽合排比，其亦詩人之豪者哉！」

③張羽（西元一三三三—一三八五），字來儀，又字附鳳，潯陽人，徙於吳。洪武初，曾官太常寺丞，坐事謫嶺南，未半道，召還，羽自知不免，投龍江以死。著有靜居集六卷。羽文學歐陽修，畫師小安，詩才尤高，五言學杜甫、韋應物，低昂婉轉，富於神理；律詩清圓俊逸，不事雕繪；歌行則筆力雄放，音韻和諧。其詩雖高雅不及季迪，俊秀不如孟載，而覃思冶鍊，佩實含華，自是詩人之詩。

欲別又牽衣，傷心故舊稀。自憐為客人，不忍送君歸。遠岫明殘雪，空江潑落暉。東風重回首，一雁背人飛。（送劉仲鼎歸杭州）

此地頻經畫舫過，暮歸原不畏風波。煙中漁網懸楊柳，浦口船燈照芰荷。歸鳥去邊行客少，夕陽盡處亂山多。此時詩思渾無賴，聽得前溪子夜歌。（川上暮歸）。

程孟陽曰：「靜居五言古詩，學杜學韋，各有神理，非苟然者。樂府歌行，材力馳騁，音節諧暢，不襲宋元格調，七言律詩，清圓渾脫，不事雕繪，全是唐音。頡頏高、楊，未知前後。或謂楊不如高，又謂張、徐不及高、楊，皆耳食之論耳。」

④徐賁（西元？——一三七九），字幼文，號北郭生。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吳。洪武初，歷官御史、刑部主事、河南左布政使，以事下獄死。有北郭集六卷傳世。賁詩體裁明密，情喻幽深，才調嫺雅，絕無俗韻。四庫提要云：「法律嚴謹，字句熨貼，長篇短叶，首尾溫麗，於三家別爲一格。」時人復以之比擬唐初四傑之駱賓王。

鄰鄰水溶春，淡淡烟銷午。不見唱歌人，空來荷葉浦。無處寄相思，停舟采芳杜。（荷葉浦）

容再敘「北郭十友」：通常所稱北郭十友，即指「吳中四傑」外，益以王、宋、金、呂、陳、姚六士，本編則更增出二袁、張、汪四子，蓋就其廣義言之，讀者未可望文拘泥，此不得不辨者：

①王行（西元一三三一——一三九五），字止仲，長洲人。幼隨父依賣藥徐翁家，翁俾盡讀家所有書，遂淹貫經史百家言。洪武初隱於石湖，喜作潑墨水畫，時稱王潑墨，其詩以清剛駿爽見長。在北郭十子內，與高啓亦稱勁敵。

吳地方千里，齊民總荷戈。人生無可奈，天運竟如何？米市黃金賤，沙場白骨多。故山時一望，老眼淚懸河。（吳下詠懷）

每看新閣憶舊遊，遠情閒景共悠悠。亂鴻沙渚煙中夕，黃葉江村雨外秋。亂後得安翻訝夢，醉來因感卻生愁。那能便結滄洲伴，重向煙波覓釣舟。（題雲林畫）

②宋克，字仲溫，長洲人。偉軀幹，博涉書史，好任俠。明初徵爲侍書，出爲鳳翔府同治。工書法，且能詩。其秋日懷兄弟情感真摯，富亂離之思：

秋至憶兄弟，蕭蕭木落初。如何去鄉國，不見有音書。漂泊全無定，存仁半是虛。風塵幾時靖，還似昔同居。

③余堯臣，字唐卿，永嘉人。明初謫徙濠梁，旋放還。有菜園集，今已不傳，僅見題秀野軒一詩而已。

溼翠浮草芽，空青散木杪。輕舟理橫塘，歸人渡清曉。棲雅返故巢，潛鱗濯新藻。倒影淡斜暉，迴颺蕩晴昊。衡門夜不扃，燕坐事幽討。落葉秋自飄，殘花春漸掃。我欲往從之，稅駕苦未早。揮手謝孤雲，去去沒蒼徼。

④呂敏，字志學，常州人，徙無錫。元末爲道士，洪武初，官無錫教諭，有無礙居士集。律句至佳，如「春風寂寞驚花夢，落日悲涼鼓角聲」，頗有唐人之風，惜未能脫晚唐纖穠靡麗之習。

空谷白駒那可羈，高踪祇欲慕天隨。吳江日去應無恙，甫里春來定有詩。花憶杏園攜酒日，雨思山館聽鶯時。去年亂裏從遊處，肯信于今又別離。（再寄高季迪）

⑤陳則，字文度，崑山人。洪武初以秀才舉，擢戶部侍郎，謫大同府同知，以賦紫菊詩知名，同社亟稱之，呼陳紫菊。詩以清麗勝。如題雲林畫云：

落花愁殺未歸人，亂後思家夢更頻。縱有溪頭茅屋在，也應芳艸閉深春。

⑧姚廣孝，幼名天僖，既爲僧，名道衍，字斯道，長洲人，洪武中以高僧選侍燕邸。永樂初，論靖難功，爲僧錄左善世，加太子少師，復姓改今名，卒贈榮國公，諡恭靖，有逃虛子集十卷。斯道上人，性空思玄，心寂語新，其學彌僻，其趣彌遠。閑放馳騁，以發其才，優柔曲折，以泄眞志。險易並陳，濃淡迭顯，兼采衆家，不事拘狹。明詩紀事云：「逃虛子集有讀韋應物詩云：『古淡豈易學，五字眞吾師。』」集中斯體最爲到格，與高季迪遊，列北郭十友之一。」

波澄一溪雲，霜紅半山樹。荒煙滿空林，疏鐘在何處。不遇采樵人，復抱孤琴去。（訪震師不遇）

一程煙水一程山，客子行時那得還。女兒擊榜歌欲絕，愁見溪月自灣灣。（竹枝詞）

至於袁凱、袁華、張適、汪廣洋之詩名，班於吳中四傑而高於北郭十友中王行以下六子多矣。

⑦袁凱（西元一三一六——？），字景文，自號海叟，松江華亭人。元末爲府史，博學而有口才，常語驚四座。入明，薦授御史，畏太祖猜忌，佯狂告歸。有海叟集四卷傳世。凱詩風格極高，其古體多學漢魏，近體則法杜甫，而七言絕句更在高啓之上。季迪有贈景文詩云：「清新還似我，雄健不如他。」沈德潛亦謂其七言絕句在李庶子、劉賓客間，青丘（高啓）、孟載（楊基）俱未及也。何景明且譽之爲明初詩人之冠。程孟陽曰：「海叟詩氣骨高妙，天然去雕飾，天容道貌，卽之冷然。古意二十首，高古激越，雄視一代。七言古詩筆力豪宕，渺不如意。七言律詩，自宋元來學杜，未有如叟之自然者。七言絕似乎率易似古樂府亦是老杜法脈。」早年以賦白燕詩得名，人呼爲袁白燕云。

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白燕）

微月斜侵響屨廊，芙蓉清氣滿金塘，鴛鴦只傍闌干宿，也愛君王水殿涼。（題吳王內涼圖）

江水三千里，家書十五行，行行無別語，只道早還鄉。（京師得家書）

今夕爲何夕，他鄉說故鄉。看人兒女大，爲客肯年長。戎馬無休歇，關山正渺茫。一杯柏葉酒，未敵淚千行。（客中除夕）

千里長江雨乍晴，江頭燈火夜深明。爲報高樓莫吹笛，故園東望不勝情。（瓜步夜泊）

⑧袁華，字子英，崑山人。洪武初爲蘇州訓導，有耕學齋集十二卷，可傳集一卷。姑蘇志：「子英少穎悟不羣，讀書一二過，輒記誦不忘。工詩，尤長於樂府。」四庫總目：「明之初年，作者林立，華爲諸家盛名所掩，故人與詩皆不甚著，實則銜華佩實，具有典型，非後來僞體所能及。」陳田云：「子英，鐵門弟子，玉山遊客，風華雖擅，骨氣自適，吳人若高季迪，吾不敢知，自楊孟載以下，豈容多讓。子英兼善品題書畫。」

我昔繫纜桑落洲，好山無數當船頭。大孤絕立小孤險，江水遠兼湖水流。扁舟老叟釣斜日，斷崖古木合清秋。草堂撫卷重感慨，滿眼風塵懷舊遊。（秋江釣艇圖）

山上有山未還家，日日望斷金轎車，湖陰種得宜男草，直待郎歸始作花。（西湖竹枝辭）

⑨張適，字子宜，長洲人，洪武初以秀才舉，擢工部郎中，調雲魚課大使，有甘白先生集。陳田云：「子宜與高季迪爲素交，不入北郭十子之列。晚官滇田，沐景顯滄海遺珠集亦不錄焉，蓋名在隱晦之間者也。」案子宜寄高季迪詩有云：「正當送客南塘路，更擬酬詩北郭朋。」是子宜亦北郭十友中人也。

爲士愛溝壑，從農力弗勝。不才終困頓，無夢欲驚騰。病慙庭多竹，衰憑杖一藤。到門無雜客，吟子與琴僧。（村居）

⑩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元進士。洪武初，召爲中書省參政，徙海南，封忠勤伯，拜右丞相，尋貶廣東，詔數其罪，自縊死。有鳳池吟稿十卷。顧起綸國雅：「汪朝宗詞新調閒，不失唐人大檢。」明詩紀事：「忠勤七律，風格高騫，詩綜不錄茲體，特登之以補其缺。」

與君同理揚州棹，臥看長天入翠微，何事杜陵傷遠別，不如范蠡賦東歸。春風小店梨花發，宿雨疎林燕子飛。惆悵臨溪杯酒，鑾江江上日暉暉。（別劉希敬）

海氣空濛日夜浮，山城纔雨便成秋。馮唐頭白偏多感，倚遍天南百尺樓。（登南海驛樓）

（三）閩派詩人 明初吳中詩人重風骨，閩中詩人則講格調。其詩派禰三宗而祧宋元。明史文苑傳：「閩中善詩者稱十才子，林鴻爲之冠。十才子者，閩鄭定，侯官王褒，唐泰，長樂高棅，王恭，陳亮，永福王偁及鴻弟子周玄、黃玄。」惟列朝詩集云：「國初詩派，江西則劉泰和崧，閩中則張古田志道。泰和以雅正標宗，古田以雄麗樹幟。江西之派中降而歸東里（楊士奇集名），步趨臺閣，其流也卑亢而不振；閩中之派，旁出而宗膳部（林鴻），規模唐音，其流也膚弱而無理。」是則閩派詩當以張以寧爲老宿，十才子所從出，沿波討源，自當位於十才子之前。明詩紀事所以先列翠屏於三卷而後列閩中十才子於七卷者以此。閩派又稱晉安派，明詩別裁：「閩中詩派，以子羽（林鴻）爲首，宗法唐人，繩趨尺步，衆論以唐臨晉帖少之，然終是正派。」又據陳田序，閩中善詩者，除十才子外，尚有藍仁、藍智昆仲，列於紀事十六卷之首，所謂「崇安二藍」是。論閩派詩者，亦未可或闕焉。錢謙益云：「自閩詩一派盛行永天（永樂、天順）之際六十餘載，柔音漫節，卑靡成風，風雅道衰，誰職其咎！自是厥後，弘正（弘治、正德）之衣冠老杜，嘉隆（嘉靖、隆慶）之鬚笑盛唐，轉變茲多，受病則一。」（見列朝詩集）

先敘「閩詩老宿」

張以寧（西元一三〇一—一三七〇），字志道，古田人。元進士，洪武二年授侍講學士，四年出使安南還，道卒。有翠屏臺、淮南臺、南歸紀行、安南紀行集。王士禎古詩選：「有明一代，作者衆多，七言長句，在明則高季迪、張志道、劉子高（崧）爲最，後則李賓之，至何李學杜，厭諸家之坦迤，獨于沈鬱頓挫處用意，雖一變前人，號稱復古，而同源異派，實皆以杜氏爲崑崙墟。」汪端明三十家詩選：「志道七古骨力遒健，才氣排宕，發源杜陵，出入遺山、道園之間，可以獨張一軍。」陳田稱：「

翠屏一集，咀含英華，當爲閩詩一代開先，二藍十子，皆在下風。」

君家重峯下，我家大溪頭，君家門前水，我家門前流。我行久別家，思憶故鄉水，況乃故鄉人，相見六千里，十年在揚州，五年在京城，不見故鄉人，見君難爲情。見君情當爾，別君奈何許。送君遽不堪，憶君良獨苦。君歸過江上，爲問水中魚，別時魚尾赤，別後今何如。（送重峯阮子敬南還）

靜志居詩話：「承旨重峯送別一篇，仿太白，可稱合作。」

故人已乘赤龍去，君獨羊裘釣月明，魯國高名懸宇宙，漢家小吏待公卿，天迴御榻星辰動，人去空臺山水清，我欲長竿數千尺，坐來東海看潮生。（嚴子陵釣臺）

沈德潛明詩別裁：「明人咏嚴陵者，以此章爲最。」

次敘「閩中十才子」：

①林鴻，字子羽，福清人。少任俠不羈，讀書能強記。洪武初以薦授將樂訓導，擢膳部員外郎。高皇帝臨軒，試「龍池春曉」、「孤雁」二詩，一日名動京師。是時年未四十。性脫落不善仕，遂自免歸三山。爲閩中十才子之領袖，有鳴盛集四卷。鴻立論，大指謂：「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謂大成，然貞觀尙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閩人言詩者，率本之鴻。明詩紀事：「子羽詩以盛唐爲宗，諸體并工。劉子高（崧）序鳴盛集云：『子羽詩若殷璠所論，神來、氣來、情來者，莫不兼備。天姿卓絕，心會神融，子高詩流。』其言亦可爲定論矣。」

別宗無遠近，暫去亦傷神。正是千山雪，誰悲獨往人。江空螺女夜，花暗冶城春。不見同遊侶，酣歌淚滿巾。（留別蔡秀才原）

閩中其他詩人大率受林鴻影響，作風如出一轍。其中以「二王、一高」較爲突出，同爲閩派詩人中之俊秀。陳亮、鄭定亦小有可觀，餘四子皆有名無實，難登大雅。

②王恭，字安中，自號皆山樵者，福建長樂人。隱居七巖山。永樂初，以薦與修大典，授翰林典籍，有白雲樵唱，鳳臺清嘯、草潭狂歌。安中思多悽怨，任喻頗深，吐言清拔，不染塵俗。明詩記事稱其詩亦是唐調，設色選聲，妙極鎔匠，與王虛舟（偁）可抗行。二人品次在子羽（林鴻）之下，漫士（高棟）之上。安中以六十出山，旋投牒歸，其詠白頭翁云：「竹下棠梨花漸稀，白頭相對語依依。五陵年少多金彈，莫戀殘春忘却飛。」可謂善於自喻矣。

春風一夜到衡陽，楚水燕山萬里長，莫怪春來便歸去，江南雖好是他鄉。（春雁）

姑蘇城下刺蘭橈，却憶吳王古市朝。香輦路邊春寂寂，館娃宮外草蕭蕭。千年往事空嘯鳥，半夜疎鐘自落潮。明發不堪回

首處，暝煙秋雨過楓橋。（吳城懷古）

③王偁，字孟揚，福建永福人，洪武庚午舉人。永樂初徵爲國史檢討，充大典總裁，學博才雄，最爲大學士解縉所重，坐黨，下獄死，有虛舟集。明詩紀事：「孟揚、安中（王恭）才藻略同，孟揚以跌宕馳才，安中以雅麗着美。孟揚古詩，規撫陳黃門、李翰林，在唐調中，特爲高格。」

車輪何遙遙，西上長安道。不見車中人，空悲道旁草。君行日已遠，恩愛難自保。憂來當如何，一夕夢顛倒。豈無中山酒，一浣我懷抱。但恐三春花，顏色不再好。車聲好嶢嶢，風吹馬蹄塵。願爲馬蹄塵，飛逐君車輪。（車遙遙）

④高棅（西元一三五〇——一四二三），後改名廷禮，字彥恢，自號漫士，長樂人。永樂初，以布衣召入翰林爲待詔，遷典籍，有嘯臺集及木天清氣集。又嘗輯唐詩品彙，世稱精鑒。詩藪：「高廷禮擬早朝大明宮及送王李二少府詩，如『旌旗半捲天河落，閭闔平分曝色來。』『清川雨散巴山出，大河天寒楚樹微。』殊有唐風。」列朝詩集：「漫士流傳篇詠，毋慮千餘篇。門人林誌（尙默）志其墓曰：『詩至唐爲極盛，宋失之理趣，元滯於學識，而不知由悟以入。閩三山林膳部鴻獨倡鳴唐詩，其徒黃元，周元繼之。先生與皆山王恭起長樂，頡頏齊名。至今閩中詩人推五人。而殘膏賸馥，沾溉者多。』林之論閩詩派，可謂悉矣。……漫士所謂嘯臺集者，其山居擬唐之作，音節可觀，神理未足，時出俊語，錚錚自賞，木天集應酬冗長，塵盆堆積。漫士旣以詩遇，出山之後，遂無片什可傳，所謂不復能歌涓城者乎？」前人謂漫士以歌行勝，殊不然，其最佳者五言短古，高處直逼韋柳。

瀛洲見海色，潮來如風雨。初日照寒濤，春聲在孤嶼。飛帆落鏡中，望入桃花去。（嶠嶼春潮）

⑤陳亮，字景明，長樂人。明初累徵不起，隱居山中，爲小樓號曰儲玉，購四方名書藏之。又作草屋滄州中，與名士王恭、高棅日相過從，以詩酒爲樂，時往三山中，爲九老社，以此終。有儲玉齋集。

門巷客來稀，閒居靜掩扉。微風花自落，細雨燕雙飛。間曉披遺帙，迎暄換袷衣。年年此時節，惆悵送春歸。（晚春閒思）

⑥鄭定，字孟宜，閩縣人。洪武中徵爲延平訓導，終國子助教，有澹齋集。

去歲才從上海還，今年又復戴南冠。榕陰巷陌春風老，荔子樓臺宿雨乾。幾處舊遊重載酒，十年往事一憑欄。回頭却羨天台道，有客吹簫跨玉鸞。（再往三山）

⑦王褒，字中美，閩縣人，洪武癸酉舉人，永樂中與修大典，擢漢府紀善。有養靜集。以下四人，才情平平，詩皆不錄。

⑧唐泰，字亨仲，閩縣人，洪武甲戌進士，終陝西副使，有善鳴集。

⑨周玄，字微之，閩縣人，永樂中以文學徵爲禮部員外郎，有宜秋集。

⑩黃玄，字玄之，侯官人，官泉州訓導。集無聞。

再敘「崇安二藍」。

杭世駿榕陰詩話云：「二藍集：何氏閩書：『藍仁有藍山集，藍智有藍澗集。』竹垞嘗輯入詩綜，以爲十子之先。閩中詩派，實其昆友倡之。集本合刻，是洪武時刊。」據陸心源儀顧堂題跋，藍山詩集六卷，計詩六百八十餘首，藍澗詩集亦六卷，計詩五百餘首。兩集明正統以後無重刻本。故流傳甚少。

①藍仁，字靜之，崇安人，明初徙濠，尋放還，有藍山集。詩以風骨老蒼勝。

衰年無力遠登臨，短杖扶持叩竹扃，雨過林間雙澗碧，雲消天際一峯青。黃花寂寞憎詩瘦，白髮淒涼畏酒醒。心把茱萸思骨肉，雁聲孤起夕陽汀。（九田西莊懷弟）

②藍智，字明之，仁弟。洪武中，用薦授廣東按察使，有藍澗集。詩以音節高亮勝。四庫總目：「藍智詩清新婉約，足以肩隨其兄，五言結體高雅，悠然塵外，雖雄快不足，而雋逸有餘，亦無失唐人矩矱。」張昶序云：「崇安藍明之長於詩，古彷彿魏晉，律似勝唐，長句豪健，五言溫雅。」明三十家詩選謂：「明之五律，老成鎔鍊，卓然長城，殆駸駸欲度哲兄前矣。」

鳳凰翔千仞，鷓鴣巢一枝。達士志常高，鄙夫懷其卑。富貴雖所願，貧賤亦所宜。聖賢有中道，千載誰與期。采采東籬菊，曄曄南山芝。我酒日已熟，我杯時一持。醉來望白雲，朗詠貧士詩。（飲酒）

白水青山澹澹秋，晚涼同醉木蘭舟，西風無限江南意，楊柳芙蓉不解愁。（題湖山秋意圖）

（四）嶺南詩派 詩談：「嶺南孫賡仲衍、王佐彥舉、黃哲庸之、趙介伯貞、李德仲修，時稱五傑。」屈大均廣東新語：「廣州南園詩社，始自國初五先生。葉石洞云：『東廣好辭，縉紳先生解組歸，不問家人生產，惟賦詩修歲時之會。粵人故多高致乃爾。』五先生以勝國遺佚，與吳四傑，閩十才子並起，皆南音，風雅之功，於今爲烈。」四庫總目：「黃哲、李德、王佐、趙介與孫賡，號『南園五先生』。黃當元季綺靡之餘，其詩獨卓然有古格，雖神骨雋異，不及高啓，而要非林鴻諸人所及；哲之五言古體，祖述齊梁；德之七言長篇，胎息溫李；俱可自名一家，惟佐氣骨稍卑，未能驟駕，而介詩所存太少，不足以見所長。」

①孫賡（西元一三三四——一三八九），字仲衍，廣東南海人。洪武三年（西元一三七〇）領鄉荐，旋登進士，授工部織染局使，歷遷至翰林典籍，與修洪武正韻。後出爲平原主簿，坐累逮繫，板築蕭牆，望都門謳嘆，爲粵聲，督工者以聞，召至上前，陳所作詩，皆忠愛語，特命釋之。十五年，起蘇州府經歷，二十二年，謫戍遼東，坐藍玉黨，論死。年五十有六。有西菴集八卷。明興雜記云：「高皇誅藍玉，藉其家，有隻字往來，皆得罪。賡與玉題一畫，故殺之。臨刑日占云：『鼙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高皇問監殺指揮，孫賡死時何語，以此詩對。高皇怒曰：『何不早奏？』竟殺指揮。」仲衍詩與林鴻雖同以盛唐爲軌，然子羽以風格勝，仲衍以才情勝。錄下瞿塘：

我從前月來西州，錦官城下十日留，回船正值重九節，巫山巫峽風颼颼。人言豔潏大於馬，瞿塘此時不可下。公家之事有

程期，敢憚微軀作人鮓。人鮓甕頭翻白波，怒流擲石爲漩渦，長年敲板助船客，破浪一擲如飛梭。灘聲櫓聲歷亂聒，緊搖手滑櫓易脫。沿洄劃轉如旋風，半側船頭水花沒。船頭半沒船尾高，水花作雨飛鬢毛。爭牽百丈上崖谷，兩旁捷走如猿猱。停船把酒酌蒼昊，因笑吾生眞草草，吟詩未解追謫仙，萬里經行蜀中道。巴東東下想安流，便指歸州向峽舟。船到岳陽應漸穩，洞庭霜降水如油。

②黃哲，字庸之，番禺人。明初，拜翰林待制，入閣侍太子讀書，出授東平府通判，坐法死。著有雪篷集。性好山水，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以爲未足，辭家度庾嶺，遊吳楚齊燕，一時湖海英豪，皆與遊焉。其詩品在孫賁之下，王佐之上，惜所傳不多。錄董文啓之江夏宰：

委珮晨看拜玉深，西游眞食武昌魚。王孫碧草秋無際，仙掌金莖露下初。今日才名須卓茂，當年詞賦說相如。登臨若對南樓月，待爾賓鴻寄尺書。

③王佐，字彥舉，河東人，移居南海。洪武初，用薦拜給事中，有聽雨軒、瀛洲二集。

池草不成夢，春眠聽雨聲。吳蠶早食葉，漢馬夕歸營。花徑紅應滿，溪橋綠漸平。南園多酒伴，有約候新晴。（聽雨）

江水悠悠行路長，孤鴻唳月有微霜。十年踪跡渾無定，莫便逢人問故鄉。（江行）

④李德，字仲修，番禺人。用薦授洛陽典史，遷濟南府經歷，授漢陽教諭，改義寧學官。詩長古體，短篇音節流美，長篇則才力較弱，恬澹閒適，有李長吉之風。錄亭亭水上藥：

亭亭水上藥，皎皎沼中藕。花落子亦成，色衰心不朽。中藏千萬綠，處污恆自守。不學楊白花，隨風入窗牖。

⑤趙介（西元？——一三八九），字伯貞，亦番禺人。洪武二十二年，坐累逮赴京，卒於南昌舟次。博通六經及釋老書，意氣豪邁，無仕進意。有臨清集。

夜上南樓看月色，水晶簾捲銀河碧。冰輪倒射滄波寒，對此清光是何夕？舉酒邀月眞吾儔，夜長不用秉燭遊。萬里涼風滿襟袖，洞庭七澤涵清秋。（南樓）

（五）江右詩派 胡應麟氏所謂江右詩派，亦卽錢謙益所謂江西詩派。江西詩派之開宗溯其遠源，自當以北宋黃庭堅爲祖師，其後流衍至於南渡，迄未中斷，金元而後始漸衰歇。朱明光復舊物，詩歌亦隨之而鼎革。樹江南之先聲者，厥爲泰和劉崧子高及建昌新城劉紹子憲黃肅子邕三人耳。列朝詩集云：「國初詩派，江西則劉泰和（崧）閩中則張古田（以寧）。泰和以雅正標宗，古田以雄麗樹幟。」明詩紀事云：「明初江右詩家，首推劉子高，如子憲（劉紹）者，正可雁行。」又：「明初新城稱詩者，劉子憲、黃子邕二人，皆長於古體。」是劉崧，劉紹，黃肅三人同爲江右詩派之證。

①劉崧（西元一三二一——一三八一），字子高，初名楚，泰和人。七歲能賦詩，元末舉於鄉。洪武三年舉職方郎中，遷北

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京師還鄉。十三年召爲禮部侍郎，署吏部尚書，請老，十四年，召爲國子司業，卒于位。居官未嘗以家累，自隨閒卽賦詩，豫章人宗其爲「江西派」。清江劉永之序其集曰：「子高家業儒甚貧，痛自策督，日課一詩，其多至千餘篇。遭逢貴顯，澹然如布衣。晡時吏退，獨處一室，據几吟詠，夜分不休。其年愈老，思愈壯，詩愈工」。汪端評其詩曰：「妍靜疏爽，如新籜搖風，幽花挹露，又如空山聽雨，曲澗鳴泉。蓋取材中唐、南宋，而不流於俳淺，開一時雅宗也。」其代表作如姑蘇里，淒豔婉約，頗有晚唐溫飛卿之風云：

姑蘇城頭烏夜啼，姑蘇臺上風淒淒。芙蓉露冷秋香死，美人夜泣雙蛾低。銅龍烟寒更漏促，手撥繁弦轉紅玉，鴛鴦飛去屢廊空，猶唱吳宮舊時曲。

②劉紹，字子憲，以字行，有號緯蕭野人，建昌新城人。洪武初，官翰林應奉。詩載元音遺響。子憲五言風骨勁特，雅志復古，趣嚮既高，宜其詩之不蹈凡近也。

華月上蘿壁，江風澹疎櫺，金波泛遙渚，長夜秋泠泠，蕭瑟瀛海思，悲歌緬雲屏，無彈五十弦，恐有蛟龍聽。（江風山月亭）

③黃肅，字子邕，亦建昌新城人。元季官禮部主事，明初歸附，命仍故官，降工部郎中，復擢侍郎，進尚書，出爲廣西參政，坐黨禍死，有醉夢稿。王忠文公（禕）序云：「子邕斥漫衍以爲簡，屏華縟以爲質，黜奇詭以爲平，易華麗以爲實，殆幾於古。」可謂知言。

城南劉子憲，來往卽吾家，連榻書樓小，鉤簾石壁斜。金圓霜捧橘，冰碎夏分瓜。苦爲吟詩癖，更闌更煮茶。（寄劉紹）

（六）北平詩派 敍五派詩畢，尙有不能已於言者，厥爲陳田序所稱「一山」李延興及明詩紀事甲籤卷三所列，北平考官滑縣宋訥二人。以二先生爲河南北籍，且皆旅遊北平多年，故成一派，爲北方詩人開宗焉。

①李延興，字繼本，以字行，東安（今河北東次縣）人，徙居北平，少以詩名，元登士第，授大常奉禮兼翰林檢討，值元末之亂，隱居不仕，河朔學者多從之。洪武間典邑校於涑，尋告歸。有一山集九卷。靜志居詩語：「一山北方之學者，其詩文頗拔俗，長歌尤擅場。」明詩紀事：「繼本詩詞峯磊砢，風格老成，有拔山蓋世之氣，明初北平詩家，當以繼本爲開先。詩綜錄繼本詩最多。」

黃崖秀絕不可畫，山際飛雲如走馬。東來無此好雲林，況逢野衲同清話。茶煙侵午客題詩，松籟吹涼僧結夏。人間塵土誠汚人，何時息影禪林下。（黃崖寺）

漠漠微雲生曉陰，滿庭虛籟薄霜林。有聲元在無聲裏，聽到無聲思轉深。（秋聲）

②宋訥，字仲敏，滑縣人。元進士。洪武十三年徵爲國子助教。遷翰林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改國子祭酒卒。正德中追諡文

(18)

恪，有南隱集十卷。四庫總目：「訥領成均賈子之任，師道嚴正，爲一典型。文章亦渾厚醇雅，有壬子歲考試秋闈次北平詩及秋闈卽事諸詩，壬子乃洪武六年，蓋訥未仕之前，已應聘爲北平考官。其過元故宮詩十九首，尤纏綿悱惻，有風人忠厚之道。」

君不見夏圭昔寫漁村春霧時，江山半入無聲詩。又不見馬麟昔作關山秋色圖，千里風煙來座隅。夏圭馬麟去已遠，一入九原呼不返，只今畫者亂如麻，吳興近數唐子華。子華非夏亦非馬，得意雲山自揮洒，一幅生絹不滿尺，平遠高深生筆下。恍如坐我武夷山，主人見客開柴關。幽蹊曲徑歸路迷，白雲引出青松間。又如坐我瀟湘側，漁子艤舟來逐客。水邊籬落自成村，佇望九疑江樹隔。隔岸人家茅蓋亭，過橋二老指山青。飛泉絡層石，古木掛寒藤。晴窗忽看不似畫，霏丹凝翠疑天生。相對融心神，頓覺塵夢醒。疏嬾胸中有邱壑，得此珍藏作清樂。平生寓賞不留意，一朝笑贈芙蓉幕，芙蓉幙底風流賓，高堂掛壁無紅塵。公餘把酒自怡悅，便是雲山圖上人。（題滑州吏目張文質所藏鮑節判見贈吳興唐子華畫雲山小景圖。）

離宮別館樹森森，秋色荒寒上苑深。北塞君臣方駐足，中原將帥已離心。興隆有館鸞笙歇，磅正無官玉斧沉。落日憑高望燕薊，黃金台上棘如林。（壬子秋過故宮十九首之一）